

丁钢 主编

创新：新世纪的教育使命

INNOVATION: Mission of Education

教育科学出版社

书馆

创新：新世纪的教育使命

INNOVATION;
Mission of Education

丁 钢 主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韦 禾
责任印制 贾艳凤
责任校对 曲梦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新:新世纪的教育使命/丁钢主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

ISBN 7-5041-1984-9

I. 创… II. 丁… III. 教育改革-研究-中国
IV. G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0966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46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010—62003339	传 真	010—6201380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唐山市胶印厂印装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	263 千	印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印 数	00 001—5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编者前言

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纪即将过去,而充满希望的新世纪又将来临。

我们究竟将把什么样的教育带入新世纪?中国的教育在新世纪将面临如何的使命?回顾历史的进程,瞻望未来的发展,在世纪末关于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当我们把知识经济时代和教育发展关联思考之时,创新,作为新世纪的教育使命,成为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本书围绕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中国教育发展,讨论了有关知识

经济与教育创新、信息技术与教育变革、基础教育与创新教育、教师培训与学生培养、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涉及了时代发展与教育变革的诸多方面。所有的讨论都着眼于开放式和建设性的探索,为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思考空间和时间。观点也许不尽相同,但激烈的辩论恰以其勃勃生机和活力营造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应有氛围。

书中还收入了根据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和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共同主办召开的“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学术研讨会发言整理的学者们的有关“对话”,为对此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主要参与本书编辑的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陈永明、吴刚,另外许多参加撰文的学者专家,也都为本书的编辑作出了令人钦佩的努力和贡献。尤其需要感谢教育科学出版社的领导,正是由于他们的鼓励与支持,才促成了此书的出版。诚愿此书能承负起以上所有人士的努力,以及广大读者的期望。

目 录

引 论

学会创造——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中国教育

侯定凯/1

教育研究要对教育实践有所贡献,教育要适应并促进知识经济社会,教育研究就必须首先实现自身在观念、内容和方法上的创新。必须认识到,教育创新的根本性前提不在教育的局部环节,而在于构建一种全新的制度和文化,作为教育决策者,有必要与教育研究者、教育实践者密切合作,将知识经济对教育发展的要求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教育政策。

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

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

吴 刚 郑太年 有宝华/19

知识经济的特征及其带来的社会转型和时代挑战,要求我们重新对人的特性、新经济增长方式与创新人才的内在关系、国民素质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其中创新人才的定位、创新系统的层级关系,以及教育、科技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实证性分析,证明教育创新对知识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在教育创新的实施中,教育的制度创新、过程创新和创新教育尤为重要。

建立教育发展的创新体系

袁振国/69

教育需要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根本目的,以能否有效地培养创新能力为衡量教育成败的最高标准。教育制度的创新要为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开辟道路,要为创新能力的培养营造氛围。

面向知识教育的教育发展战略

陈永明/78

学校教育面临市场经济冲击、知识结构更新、未来生存危机的三大挑战,因而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应在保证义务教育和重点大学教育质量的同时大力兴办后期中等教育,即“抓住两头放开中间”。可采取的对策是:(1)大力振兴民办教育;(2)创办“国民教育网络大学”;(3)成立“国家教育审议会”。

知识与经济发展的合理化

周 勇/90

合理的经济发展不仅表现为财富创造方式的现代化,而且还体现在经济主体(国家与个体)对创造财富与人自身存在价值的关系的理解上,因此,当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合理化进程由于知识经济作为中介而实现相互作用时,知识经济的内涵应界定为:以融科学与人文于一体的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与之相联系,教育也应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合而为一。

中华民族文化与当代教育创新

黄书光/103

当代教育创新并非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简单否定,而应该进行反思性探索,对于其中仍具有生命力的精髓应予以肯定,并结合新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的“古今汇合”和“中外融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创新之路。

信息技术与教育变革

信息技术与创新教育:技术哲学观的透视

祝智庭/112

当前国际教育界出现了一种以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改革的发展动向,即在教学过程中广泛运用以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通讯为基础的现代化信息技术,促使从教学方法、教材内容到教学模式、教育观念及至教育形态的一系列变革。

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技术发展

张际平/127

随着计算机、多媒体、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和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必定会对教育
技术学提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其中最主要的
研究热点是:课件开发、多媒体教育应用、网络教
育应用和计算机教育。

知识经济与学习革命

高 文/134

新世纪即将来临,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经展
现。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旨在培养创新精神
的 21 世纪教育必然是以人的终身学习为基点
的。学习应是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是个人、机
构、国家、社会、人类进步的重要机制。

基础教育与创新教育

课程改革与创新的行动策略

丁 钢/149

课程改革的创新,必须树立“以学生发展为
本”的教育理念。在行动策略上,应从课程的结
构、课程的内外关系、课程的创新机制着手,学
校是课程创新的主体。

全面质量管理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赵中建/156

教育全面质量管理是 90 年代引入学校管理
的一种改革措施,其关键所在是树立“消费者中
心”的观点。将全面质量管理引入课堂教学活动,
有助于形成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有助于确立以

学习或学生为教学中心的观念,从而有利于“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目标的实现及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教师培训与学生培养

发展教师的研究精神

潘剑芳/165

要改善教师的素质,教师不单需要大学文凭,而且需要改善提倡教师研究精神之师资训练课程的水准,以及教师不断进行专业发展,成为一生不断的学习者。

知识经济呼唤教育的个性化

郑金洲/178

我国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忽视创造力的培养甚至扼杀了人的创新精神,而灵活多样、个性化恰恰是滋生创造力的土壤。要实现教育的个性化,应该有一种个性化的教育观,要把富有个性、创造性的人才作为教育的培养规格标准,使教育适合个体发展的需要。

知识经济与大学生个性发展

黄宝琼/191

知识经济对未来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良好的个性品质成为诸因素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个体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条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校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大学校园缺乏生机与活力,过多的束缚,导致大学生的个性发展不足,潜在的创造力难以发挥。

098174

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

知识经济与研究生教育制度

钟启泉/205

为了适应知识经济的挑战,研究生教育的整顿、充实与弹性化成为教育政策的重要支柱。进入“211工程”的大学,理应朝“研究生院化”的方向迈进,即倡导“研究为本”,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准,以取代一般大学“本科为本”、“教学为本”的运作方式。

高等教育创新体系的建构

唐安国 刘勤勇/212

高等教育创新系统可分为几个层面:观念、理论层面,物质、技术层面,组织、制度层面和教师、管理者层面。它们之间紧密联系,不断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流通,而且各层面自身还直接与外界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正是在这种流动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创新系统实现着自身不断的发展。

体制创新与高等教育

房剑森/224

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将处于社会的中心。而高等教育只有进行体制创新,才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和引导、改造未来社会。高等教育的体制创新,应坚持多样化的发展目标,一方面,通过“双轨制过渡”实现体制的变革;另一方面,通过知识经营手段的运用和中介组织的建立,提高高等教育的市场适应性。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是制度性发展,通过结构弹性的增强和制度重建工作,加快依法治教进程,保障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工人”——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和运用者——在经济生活、企业产业中的比例,将会影响企业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幅度。尽可能地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而增加就业人口和居民人口中科技人员的比例,是保障一个国家顺利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保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增长的前提条件。

关于“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的对话

——“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研讨会”纪实

丁钢整理/268

学会创造——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中国教育

□ 侯定凯

教育研究要对教育实践有所贡献,教育要适应并促进知识经济社会,教育研究就必须首先实现自身在观念、内容和方法上的创新。必须认识到,教育创新的根本性前提不在教育的局部环节,而在于构建一种全新的制度和文化,作为教育决策者,有必要与教育研究者、教育实践者密切合作,将知识经济对教育发展的要求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教育政策。

前言:知识经济对教育研究者的启示

对于广大中国学者来说,教育研究通常面临着两类课题,一是

那些跨越时空、具有久远价值的教育问题,如:如何有效地传授人类发展长期积累的基本知识,如何让学生养成一些具有人类社会终极意义的基本价值观等;二是经常性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如前几年曾热烈争论过的市场经济与教育的关系、如今讨论焦点之一的知识经济与教育的关系等。经验表明,第一类课题通常被第二类课题所掩盖和稀释,这种掩盖和稀释不但指研究内容上的,也指研究方法上的;同时,许多教育研究者对于后一类课题的把握又多少显得有些捉襟见肘,表现为对所谓“热点”问题盲目附和,对社会、政治、经济现象实质一知半解,研究的结论相对于现实要么过于偏激要么趋于保守等。这一方面可能由于学者的学术背景所限,另一方面可能由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条件。不管怎样,这样的教育研究思路是缺乏科学精神的。面对信息社会层出不穷的新概念、新现象,如果我们期望教育研究能对教育实践有所启示或政策指导意义的话,那么,调整教育研究盲从社会“热点”的倾向,代之以冷静、科学、批判和建设性的态度,是必要的。这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信息时代对每个公民在有效运用信息方面的一项基本素质要求?

让我们以当前议论中的“知识经济与教育”的话题为例,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首先是知识经济的内涵。虽然几乎所有讨论知识经济的作者都要对知识经济的概念作一番分析,但仔细看来,许多分析过于笼统,缺乏对知识经济现象进行多学科批判,缺乏对知识经济与中国经济、文化、政治制度兼容性的分析,以至于在谈到中国如何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对策时缺少新意。

举例来说,如果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本质的话,那么如今所谓的“创新”与传统上我们强调的创造有何不同(有学者认为中国自古就不乏创新思想,另有学者认为即使是“知识经济”的概念本身也首先由中国人提出)?知识创新与知识普及的关系如何?信息技术(IT)在知识经济中居何种地位?知识经济与传统产业经济(如中国当下的市场经济)的关系如何?知识经济究竟是一种经济

现象,还是包含更为宽泛元素的社会现象?知识经济中的知识成分仅仅是指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尤其是高新科技知识,还是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知识中“科学含量”和“技术含量”的区别有多大?知识经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负面效应应该如何评价和防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有关报告中所作的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理解对现时中国国情的适切性如何?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离知识经济时代究竟有多远?知识经济究竟是一个我们必须努力去实现的社会理想(如同中国综合国力要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是一个我们可以利用的历史机遇或应该适应的世界潮流(如同中国加入WTO)?等等。现在我们不一定能获得凡此种种问题的清晰而确切的答案,但细究知识经济的全貌以及对于中国的可应用性,对于更透彻地理解知识经济与教育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是知识经济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一般认为教育是知识经济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地位如何体现?教育更多应体现它的知识传播功能,还是更多地担负起知识创新的职责?如果是前者,那么教育应该传播什么样的知识,是易于编码的 Know-what, Know-why,还是难以编码的 Know-how, Know-who?如果兼而有之,那么学校教育究竟应该通过何种方式实现两类知识的统一?现实中我们有理由对于后一类知识传授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即使是广为倡导的 MBA 案例教学法,人们对其在管理实践中的运用价值也颇有微词。另一方面,如果学校教育应同样担负知识创新的任务,那么,究竟应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还是直接参与知识创新的过程?如果是后者,知识创新的源泉来自哪里?我们显然不能把书本中虚拟的“知识发现”过程视为知识经济中的知识创新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主要是知识经济运行的一个基础性环节,抑或教育本身即是集知识生产、扩散和应用等诸功能于一体的领域?再有,教育的创新价值通过何种途径体现,是否仅仅一句“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就可以概括?从事知识生产或传播的教育如果被排除

在经济建设之外,那么知识如何经济化?

知识经济既指具体的运作过程,也指这种过程赖以进行的制度。教育在知识经济社会中作用的发挥也必然有赖于教育制度的创新。但众所周知,教育制度深深扎根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之中,于是便有这样的问題:教育制度的创新应更多地遵循共同的知识经济运行规则,还是更多地强调原有教育制度所处的文化个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一项教育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会遇到社会制度和社会心理的双重障碍。由此也可以看出,无论教育在知识经济中的地位如何重要,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文化作支撑,这种重要性是很难得到充分体现的,而事实上,离开了与知识经济相对应的社会创新文化、创新机制,知识经济本身也是不完整的。

经过对知识经济及相关问题的一系列质疑,让我们将话题再次转移到教育研究的问题上来。很显然,要在传统的教育理论体系中寻找上述种种问题的答案,我们深感力不从心。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再次提醒教育研究者:教育的方向、内容和方法必须获得根本性的转换——由对空洞或明显过时的教育基本理论的孤芳自赏,转向运用多学科的思维方式对现实的教育问题的研究,在新的教育理论体系中体现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结合。我们曾经在卢梭和杜威的言语中体验过这种教育研究的原创思想;在强调创新和应用的今天,是否应该对教育理论中的知识体系也来一番改造,以使其能更深刻地反映现实问题,并能更好地应用于教育实践。诚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这个世界。抛开经院式研究模式是保持教育研究自身的生命力的需要,而教育研究的活力则是教育事业活力的根本保证,并最终为知识经济提供坚实的基础。

如果我们把教育研究成果的生产和运用,也理解为一种知识创新过程的话,那么,就我国的现状而言,这一过程至少存在以下诸多反知识经济的倾向。

● 创新源泉与教育实践的分离 教育研究者通常并不知道或

不关心教育第一线教师、学生们的所思所行,相反,研究者们更多地是从文献(包括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政府官员的讲话或报告等)当中去寻求研究课题,这样形成的研究成果,即便有所创新,也是思辨性的,充其量只是对原有知识的修正,却可能离教育实践更远。毕竟,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遵循的路线不尽相同。而对于一线的教师来说,由于时间和学术背景的限制,他们的感受不能被更多的人分享。

- **创新主体与教育实践的分离** 许多专职的教育研究者可能著作等身、声誉远扬,却无法按照自己倡导的教育原则,较成功地组织一次普通的课堂教学。他们在对自己身边学生的教育过程中,通常忘记那些最基本的教育学、心理学的常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将自己视为一个教育者,而仅仅将自己视为是一个“教育研究者”。对于这样的研究者,我们有理由怀疑其言论的可靠性。在知识经济社会,知识的生产和知识的应用,不一定由同一个人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研究者可以用不同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理论和行为。
- **创新目的与教育实践的分离** 教育知识创新的目的,只能是为教育实践服务。尽管现在教育科研的许多课题是针对现实问题的,但研究的结果通常偏离解决问题的初衷,表现在:研究成果只求论文、专著的数量,而忽视研究的质量;研究成果鉴定之时也是其生命的终结之日;研究只求快速,鲜见潜心作长期跟踪研究者;研究成果的文本追求表达方式的华丽新奇、夺人耳目,却无法掩饰形式背后研究内容的肤浅和思想的苍白,等等。如果大量偏离了研究初衷的成果可以在学术界、教育界和社会上大行其道的话,那只能说明整个社会对创新知识的评价体系存在严重问题,或者说,这样的知识评价与知识经济的要求不符。
- **创新过程与教育实践分离** 知识的广泛传播是知识经济社会的标志之一,也是知识经济社会赖以运转的重要保证。知